

变像之歌

文：韩馨逸

“在这个重要的和残缺不全的、恒定的和偶然的以及自相矛盾的物中，我们应该领悟一种变像的脆弱的时刻，但这种变像却在教我们何为用形象表现。”

——乔治·迪迪-于贝尔曼，《在图像面前》

长期以来，身体及肖像作为谢其绘画的重要母题，始终贯穿于谢其不同时期的创作之中。通过运用广阔的想象力与丰富的感知，艺术家谢其不断赋予这些变化的形象以情绪的温度、欲望的张力与幽暗的色彩。她的描摹对象源于熟悉的友人、日常物（带有肖像的货币、如同人体器官的植物）、生活快照以及古典题材等，而艺术家对于这些绘画对象的捕捉方式接近于“心理侧写”——在观察与感受之中，艺术家推敲画面图像的构成，增加或去除细节，通过对于完整形体的破坏与重构，还原式的再现形象本身，放大充满戏剧张力的局部与瞬间。

作为画面的绘制者也是博弈者，绘画之人总是在感觉的逻辑之中回环往复，在无数闪动的细节之中描摹与再现他/她所面对的真实世界。自摄影术诞生之日起，绘画似乎一直在面对濒死的诅咒，它不可能再以镜子式的返照向世俗/神性世界敞开，现当代的绘画艺术史中，这种古老的媒介在不同代际的艺术家之间流转与重生，而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无限解构与误读过后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与突破写实肖像的边界？谢其的绘画似乎给予了我们某种明确的答案。

“夏天过去了好几年”是一次回望，一次有关于炎热夏季悠长假期的回望，曾经漫不经心、百无聊赖的时间感在当下无法预测的变化之中消失殆尽，留下的是怅惘与未知。此次展览也是对谢其近年来创作轨迹的回望，同时也集中展示了艺术家近期大胆的尝试与自我突破。展览的呈现延续了艺术家以往的创作线索，观众可以全面感知艺术家独特的个人风格与绘画语言。在《绿》（2019）、《柔软的球形》（2020）以及《钟》（2019）、《红色的阴影》（2019）等画作之中，艺术家采用了她标志性的幽暗且朦胧的色彩过渡，这种隐藏笔触的方法让画面充满罩染式的色感，画面中的形体以柔和的边缘隐匿于带有刺激性的光线之中。画面中的主体，也就是这些写实的局部人物形体成为了观者充盈的凝视对象，也成为感知欲望的媒介与材料。她的描摹发生于追忆与创造之间，其画面之中隐匿的笔触、模糊的边界以及魅影式的色彩，也往往散发着来自旧日时光的神秘气息。

不同于传统的肖像形体绘画，谢其的方式并不止于勾勒身体的物质性及其面对目光的表演性，恰恰相反，她的绘画更接近于对欲望这一抽象感受的塑形。画面之上飘忽不定的阴郁光线，甚至使观看者深陷于凝视的泥沼之中——这些画面之中呈现的躯体，真切地存在于观者的眼中，而观者已然被画面之中奇异的色彩过渡及其肌理所深深吸引，从而忘记了自我真实的在场。这种凝视并不涉及性别/肤色/人种/动作的差异，它是忽然发生的刺痛、厌倦、恐惧抑或愉悦，是对凝视本身及其相关的欲望模型的重新发现，此发现既是创伤——意识与感知的有限，也是诱惑——欲望纠缠的无限。

在2021年的全新创作之中，艺术家有意识地在画面处理上切入了更多果敢硬朗的边缘及色块，这一突进式的转折与明显的推进较为集中地体现于《绿色的密度》《夏天起的褶皱》。而在《白日梦》（2021）、《蚊鸣》（2021）、《一个谜语》（2021）中，谢其进入了一种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推拉状态，画面中的形象细节成为色彩凝结成的光影进而隐隐消逝。这些轮廓依稀可见之物，在这种推拉之间呈现出液态的流淌或气态的蒸发，这些真实的躯体与面庞漂浮于画面之间，犹如幽灵幻影。通过描绘纯然的肉身，谢其的创作塑造了人类看似虚无的精神与暗涌的无尽的欲望，她的绘画也成为世俗与神性奇妙共振的破碎的合成之物。